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蠅 杜公以兵畧顯故誌中獨詳而少所歷

它官皆略矣 **樊君子獨殺降終屬福仁文**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

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

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知

歐文 卷二十一

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

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

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

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

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

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

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

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



履州川日牛 慶發

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猓猓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疋病憎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臨之以臨賜諸

歐文

八卷二一一

二

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卽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撓邊邊吏避生

王成檢邊

後辭請不受

亦類此

孝皇謨前
降三忍

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首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恤其家。以其子炤爲秘

歐文

八卷二十七

三

書省校書郎君以廕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閭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五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任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權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歐文

卷二十七

四

其文章之論當世...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權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誌族父如此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

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
中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
以秘書丞召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
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
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會絳州守齊化基犯
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

歐文

卷二十七

二五

府君曰如詔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索
其家得銅器十數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
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
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
所欲府君謝不任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
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員無關復使
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爲
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
入遷侍御史三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早有浮圖

人斷臂禱雨官爲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
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
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
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
者叫號不得免府君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邪盡捕
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毀其
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爲廣
南東路轉運使前爲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
倍府君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爲俸今上卽位

歐文

卷二十七

六

就轉二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
賜金紫爲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
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
解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其所曾祖諱
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
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爲右
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戴字
則之性方直嚴謹治身儉薄簡言語爲政務清淨平
居歛色而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弛人用憚之薦

舉下吏人未嘗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歐州。唐隳盜猖，土裂四方。鍾氏於洪，入州自王。傳死于時，敗陳于楊。自梁迄周，廬陵偽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村，御史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歐文

八卷二十七

來昔繼佐仲父之林，嗚也其誦。蕭蕭劍恭，直浪以行。冀命之邦，亂剗王土。燭燭音聞，缺非仲父。以貢中科，規刺于赫。自梁迄周，亂剗音聞。缺非仲父，以貢中章。曹隳盜猖，土裂四方。鍾氏於洪，入州自王。傳死于時，此銘曰：昌。巡檢女二天長，遊其女未嫁。居。

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昌。巡檢女二天長，遊其女未嫁。居。舉下吏人未嘗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中多摹史遷處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

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

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

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

徃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

而獲罪

六一

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

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

歐文

八卷二十七

八

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
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
冠帶偃箕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
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
肆何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
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
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
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

四說受晉公
之薦一節却
好

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曰公神明也其治尤
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
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出
令時丁晉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
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
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徃徃因而登榮顯而
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
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
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

歐文

卷二十七

九

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
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
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
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疆力少疾病居家
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
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
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
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
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

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任漢世爲博士
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任晉者曰建所
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
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住於唐皆
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
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
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孫武昌令
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
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
歐又

卷二十七

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
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
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誌銘落可誦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
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
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修安期
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
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
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
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
能知詡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

歐文

八卷二十七

十一

居閩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
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
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
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虢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
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
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
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
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

請見。囚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答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益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徃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答。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徃捕獲。

歐文

八卷二十七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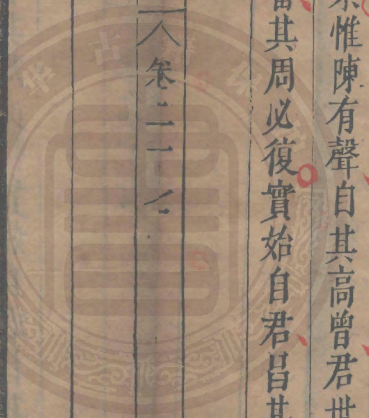
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秋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憐其寃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童

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奇畫古書每傾賞購之嘗自爲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齋郎徙居海陵力耕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俟而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歐文

八卷二二一

十三



莫取東宗對東自翠白生高皇告世之身主...
其置辭辨衷得不我對刺景幾羅寸而東高即顯極
千史限也發嬰又曰王凡繪曰林而薦者十有五入
尚皆百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
奇畫古書每傾賞觀之嘗自爲錄藏于家其材能好
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
錄前嘗亦負其錢幾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序事亦覽

真州東園記

大也作園風流

統而為政治財

緩濟以存視

孔劉易皆

典要在存

利國不為

佳去為

子正與遊

高而教

高而教

高而教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

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

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

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

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

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眾

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

歐文

八卷二十七

十四

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

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

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

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

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秦州如臯縣所至民

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

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

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王敦所治兩
非書類此

似非朝廷定
制

未之賜出身
非由科舉如
此

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積滯。而西
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
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
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
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
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
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
月京師足食。旣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
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
歐文
八卷二十七
十五
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
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
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
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
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
難其人。其詩至八九次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
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
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
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泌。

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
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
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
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
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
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
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
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

歐文

卷二十七

十六

非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
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
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
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
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
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

曰

宗孟守將作監主簿次

十六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
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

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公諱祥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其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郡。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進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大。

歐文

八卷二十七

十七

後符民

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故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適此。疇用其所長。且又於其。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大乃爲之。餘

曰

于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遂矣有用而不盡其。用。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銘叔父墓園如此

公銘叔父墓園如此

公諱暉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迨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

歐文

八卷二十七

一八

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闔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旣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

謹其養弟
其父至情可

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責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大常丞知漢州。雜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益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

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春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
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
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
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卽涕
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
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

歐文

八卷二十七

二十

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
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
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卽涕
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
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整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達
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
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
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
歐文 八卷二十八

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
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
異特事
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
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
更立至今用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
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
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
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冲福

建七州皆震悚。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如無事時。於是循客形主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賢。否無不當。是時廣提增事西湖南夔峽諸

歐文

卷二十八

二

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輒囚辱侮。慢辰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入宜鳥獸畜。其小嘲啾。絃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嗥呼跑蹙。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

以上條才官
讀以下總生
乎自隨之大
者

以下亦更業
中四件却又
職業見處

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
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待契丹使者
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
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趨而導之利後河果
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勳員外
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
少言笑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
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
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必爲

刻要亦如此

歐文

八卷二十八

三

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其守官不爲勢牽
不爲利奪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
者皆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
不服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
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
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
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
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十萬斤
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

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歐文。真卿亦早亡。敞今爲大理評事。放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久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歐文

卷二十八

四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逸調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子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粟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子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子之

歐文

卷二十一

五

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廕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賄汚令而爲自恣至若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

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
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
籍強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
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
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
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強壯而訛言相驚云
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
絕粒君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卽具
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

歐文

卷二十一

六

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
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
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
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
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
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
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
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
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

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榮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天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歐文

人卷二十八

不著不朽
疆而仕古之道
宜其三尚幼
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
銘曰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

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于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諡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

歐文

八卷二十八

八

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

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

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

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

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

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

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毀

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

漸如生詞
晉雜記

慶曆初韓范

富公罷相歐

公所最感傷

處故凡於當

爵各于序誌

之文往往累

歎及此

文以兩兄弟
並不壽處相
感傷

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

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

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

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

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特

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

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

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

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墓君于河

歐文

卷二一人

九

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為文章六十

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

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

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

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

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

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潮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悲咽

君臣交友文章道義時代才子蔡偃者編中世

故潮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
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

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

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

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

歐文

卷二十八

十

於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

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

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

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叅知政事官

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

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進而鎖其

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

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

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

此二句歐

文筆而少

是族不知仍

前二句且綴

之曰死而非

歐君者銘其

墓則無以慰

其生之文也

知

士美之不爲
足與世之評
歸可辨

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
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按理自元昊反兵
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
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
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
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
瑁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
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各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
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

歐文

八卷二十八

十一

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
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

志明

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

教言曲

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

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

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

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
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

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咨

次尚幼初君得罪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冤者
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
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
宜子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
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
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
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
歐文
八卷二十八
十一

垂
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
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
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
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
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
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
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
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

歐文

八卷二十八

十三

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
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謫議喧
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
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

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

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

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

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

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畱守推官

奮力墓爲石
死生氣所

古君子火
自僻野至
不爲後山
以上編論生
在大樂

復說前遇事
癸續作爲文

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其
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

雜行逸事

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
塋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吳
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
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
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
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
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

歐文

八卷二十八

十四

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
徠後官于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
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
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
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
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
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
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
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
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
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
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
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
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
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

歐文

卷二十八

十五

謂待彼謫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
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益等分俸買田以
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
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謫焰熄
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
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
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

追。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恒。
靡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唐荆川曰：此文極其變化。

歐文

八卷二十一入

十六



歐文賦曰：此文辭其變分

與此賦合自昔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與一冊卷末卷末書之表曰：吾亦不命兮，安在夫恒

○故蜀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于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

歐文

卷二十八

十七

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

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人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

歐文

卷二十八

一八

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音洵之行此放言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泪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

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
嶺。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
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宐銘。銘曰：「嗚呼，
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
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事之詳異，

歐文

八卷二十八

十一

其亦不特其臨蘇昌書明允百餘不亡文應之女
蘇里爾曰：「嗚呼，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
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蘇里爾曰：「嗚呼，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
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蘇里爾曰：「嗚呼，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
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蘇里爾曰：「嗚呼，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
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蘇里爾曰：「嗚呼，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
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蔡君山墓誌銘

情詞嗚咽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掾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懼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懼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史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

歐文

八卷二十八

二十

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閒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媪一子漁於滄

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禮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

歐文

卷二十八

三

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文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殮。退之
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
父母。

歐文

人卷二十八

三



人

卷

二

八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音。哀。錄。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

父母。大。臣。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殮。退。之。

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

梅聖俞墓誌銘

通篇以詩爲案

其疾而本
簡疾者之
友及甲互
之衆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汁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
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
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
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
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

歐文

八卷二十八

三

月丁丑塋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
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
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
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
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
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
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
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
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

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讖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壻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宐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畱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裕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宐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

歐文

八卷二十八

五

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垆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誌多悲感故人之思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
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
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
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

歐文

八卷二十九

一

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
事孀姑如母大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
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
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_{叙歷官}潞二州司法叅軍又舉

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
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
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
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
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

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
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授理判吏部南曹
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
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
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
樂其簡易至辯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
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
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
嗣事以爲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
歐文

卷二十九

二

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
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
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
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
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
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
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
疾卒于京師卽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
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

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濟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廸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袞餘尙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圍城

歐文

八卷二十九

三

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太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有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黃夢升墓誌銘

敘生平交游感慨爲志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發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入眉日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

歐文

八卷二十九

四

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過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嘘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過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肖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

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岸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岸，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永嘉縣志

天正十一年因平書夢升文一並錄以文

夢升

志題因而文章未衰也最神

其文開之制與夢升意氣奔放不可禦予又益悲

○張子野墓誌銘

總寫交游之情而自任及樂善宛然言外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

歐文

卷二十九

沉、著

六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襄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逸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
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會祖
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
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
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
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
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
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
歐文

八卷二十九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
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
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
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
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
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
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
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薛君直儒字質夫。資政殿學士。顯慶初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夫人趙氏。質夫年四歲為殿直。公為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命直為太常寺少卿。

歐文

八卷二十九

八

大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子。其母。外雖偷。於中自刻。善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簾。童然。秃且白。矣。此其體其鍊。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不自得而後。於此。豈以。規。開。桂。之。風。疎。里。之。弊。三。野。于。幾。夫。于。理。質。風。林。質。癖。亦。其。亨。韓。蘇。其。長。豈。其。中。有。

薛質夫墓誌銘

可爲無後者之慰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儒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叅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

歐文

八卷二十九

九

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

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
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
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
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
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
壽考以從其先君子于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
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
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
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歐文

卷二十九

十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

質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尹師魯墓誌銘

觀頤有自福文乃知此文之妙

歐最得意友亦歐公最着意之文

四釋以下
二分應而
見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文學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

歐文

卷二十九

十一

忠義之節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鄆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

感釋澤廣形
相處如此

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浴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可志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其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

歐文

八卷二十九

十二

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二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文

八卷二十九

十三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叙事甚錯綜可誦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

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第之女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口公卿不下士久矣今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

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

歐文

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

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

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

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

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授書郎國

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

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

明復明經守
有卷之富
是韓之三天

為松遺文
丞相喜孔

第執見
丞相相

第子儒者
孝矣而

感拜時在宋
千古存功

學之儒者
家此

八卷二十九

十四

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
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
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
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
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
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
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
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
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
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旣歿經更載焚迹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
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
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

相性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
不在斯文

唐荆川曰一生大事或提在前或綴在後銘
詞擬樊宗師銘

歐文

八卷二十九

六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法度恰好

本色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
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
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
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
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
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
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

歐文

八卷二十九

十七

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
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
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
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
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
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
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
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
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

本可馬相如
卓文為傳采

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

歐文

八卷二十九

十一

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今京口之原。山蒼水深。今土厚而堅。居之可樂。今卜者曰。然骨肉歸去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今然後爲安。

唐荆川曰。叙女德簡。叙書詞纖。悉。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敘事畧而蘊思數有法

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國柱王公諱利之夫人
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
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
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爲李氏女事
後母以孝聞及爲王氏婦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其
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誠
其諸女曰爲人婦者當如此其爲母也有三男三女

歐文

八卷二一九

一九

及其老也鼎爲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
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當世女
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
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
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十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之
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塋于河南洛陽大樊原
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
徧書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爲婦之道書其
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爲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

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又進而不沒者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塋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歐文

八卷二十九

二十

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脩曰夫人之德
寒淑于德壽劉以壽福安其藏以昌厥後
歸塗以塋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必亦以示永久又進而不沒者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
學訓也夫入無不以笑而其子嘗稱骨曰未也謂
考之習以其德正其德至于沐熱而終享其福之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中多摹韓公處

雅本昌黎馬步監誌未而與秀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宜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勾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塋于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于官舍遂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于時初公與予俱官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景溫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頽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

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
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
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于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
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
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始見謝氏更
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歐文

入卷二十九

二十一

二三爭窻容讓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
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于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
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
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始見謝氏更
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通篇以衆所稱許爲誌一變調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

歐文

卷二十九

三

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兒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

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以書來乞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會多有後。愈昌。

唐荆川曰。此銘與前作皆是善生發處。此是

作女人文字之法也。

歐文

八卷二十九

三四

文三人。蘇氏女。大人曾孫女。人于。碑。以。書。來。乞。銘。夫。人。坐。三。畏。曰。奎。奄。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會。多。有。後。愈。昌。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表

石曼卿墓表

以悲慨帶敘事。歐陽公知得曼卿如印在心。故描畫得會哭會笑。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

歐文

卷三十

一

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

以下節節帶
錄出才之有
以用處

太祖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海州還爲按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遠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

歐文

／卷三十

二

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

才之有以用
如此

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

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

謹視世庸

卷一初七章

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
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塋于太清
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

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

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

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

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

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

歐文 八卷三十 三

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

夫

重之士不可爲也

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

重之士不可爲也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

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

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

重之士不可爲也

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申情如足練

感石隄一事
即為起案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嘆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歐文

八卷三十

四

為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

遷威虜軍判官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

提、故、事

吏部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

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

乘傳至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

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

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

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

冀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
而活者數十萬家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
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墮
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行契丹
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趙
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
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
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
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

歐文

卷三十

五

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
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
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
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尚書屯田
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聞古之有德
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旣不能祠君於漢
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
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隄以永君之揚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此篇公以先爲誌故不欲復爲表於以婉其

文如此

簡肅有德與碑道有爲云云而仲孺又求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尙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
內殿崇班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媿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

歐文

八卷三十

六

請曰銘之藏誠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于隧
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
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
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
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
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
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
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于其兄則公
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于亦不敢畧

而誌諸墓矣。今之礪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
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歐文

八卷三十

一



春齊嘗之以懋其子之孝思而肯于錄之。以
備諸墓矣。今之礪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

○連處士墓表

表處士並從里人之感歎處着色自是一法

長厚之行長厚之言淋瀝動後表處士者夜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

歐文

八卷三十

八

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

捨之而去。處士有第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
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
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
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
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
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
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
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尙皆在其子第。後生
聞處士之風者，尙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
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
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
陽脩述。

歐文

卷三十

九

總有結東

轉下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蕙表

通篇交情上相景欵 淋漓宕逸語意新文不愧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

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畱家焉今為原武人

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蕪州觀察推官

開封府士曹叅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

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

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

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西京

歐文 卷三十

畱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

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

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吐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

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

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

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

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

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士大

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

謂以觀察
推官從叅軍

而知陽武縣
又以通判眉

州人為員外
郎而後知陽

武可見當時
重職如此

專以羸病和
感概立詩論

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强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于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于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宋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十

歐文

卷三十

十一

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歐陽脩撰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以三人同里同志行特不同遇處相感概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脩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

歐文

卷三十

十二

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尙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

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
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幸
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
泯沒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
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
鄧城縣令。世勤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
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歐文

八卷三一

十三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通篇交情相感歎更比諸篇有生色文章中
之國風也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
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
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比邨山下其友人河南尹
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甄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

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

歐文

八卷三十

十四

君子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邨也吉甫
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
突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

舊之○情○

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
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
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
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
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
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

次美夫行已
履甚異而以
尹師魯之識
所察

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
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
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
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
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
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
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
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
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收葬

歐文

卷三十

十五

君如吉十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
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
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宄者及與君同府而
遊者十盖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
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豈足道
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
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碑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
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
身云

西內轉折石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變調以孝行一節立其總槩相爲感慨始終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
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
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
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
弟子疑以爲間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
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
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

歐文

卷三十

十六

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
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
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
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哀麻之數哭泣之節居
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
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
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
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
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

石簡潔
後括

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
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
會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
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
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
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
有能政有文集一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
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說曰誼
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
歐文

卷三十

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
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
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撰次封君墓表。此爲最調。

可作爲序

嘉祐四年冬。天子旣受祿享之福。推恩群臣。並進爵秩。旣又以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

歐文

卷三十

十八

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

待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

清道率府率其爲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震
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
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
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
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
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
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
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
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
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
乃表於其墓曰

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
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
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
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
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
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

時其所以樂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安定生平所著見者師道一節故通篇摹
寫盡在此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先世爲陵州人後爲秦
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
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
明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
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
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胡先生墓表

胡安定生平所著見者師道一節故通篇摹寫盡在此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秦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明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秦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歐文

卷三十

二十一

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

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

秘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收密州觀察推官。

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

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

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

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

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

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

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

歐文 安定 符 果 人卷三十 二十二

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第

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

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

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請于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

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幼孤而欲表父之德也於其母之言故爲得體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

歐文

卷三十

二十三

特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洪濟卷拾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歐文

卷三十

二十四

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以信以誠以敬以愛以得以傳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以上正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

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

白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

到此總次家世心榮

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濟爲龍圖閣

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大夫人以疾終于

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

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

盖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

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歐文

八卷三十

二十五

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

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

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

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

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

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

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

○集賢拔理丁君墓表

獨解知端州一事甚可誦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
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
州觀察判官收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
丞博士坐海賊新在後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
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拔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
和怡而內謹立堇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

歐文

卷三十

二十七

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曰吾不幸勿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
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
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
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
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
可復得者也今予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

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
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
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
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
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
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
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
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
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

歐文

八卷三十

二十八

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
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
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
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
問而眈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
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
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謂縣官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
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
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某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廢而先帝已祭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按理歲滿所當得者卽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歐文

卷三十

二十九

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濟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按理胡宗愈君旣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丁元珍失守端州一節生平瑕指處歐陽公

曲意摹畫以覆之。

段文

八卷三十

三十一上



曲意摹畫以覆之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十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祭文行狀

○祭謝希深文

文章道義至交品裏當言有美而去

韻語中長短錯綜而寫情可涕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明日祗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沉於吾徒師友之分

歐文

卷三十一

一

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強其後二年再遷漢土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

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天數也奚較其少
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
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
亡滑人來迎修馬當北而不卽去者以公而徬徨始
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
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享其人康強歛

歐文

卷三十一

三

其聞乎抑不聞也於育然而斯斯尚寧揚清風之節
辭雖存賤公猶存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
于鄙人來賤辭愚當北而不卽去者以公而徬徨始
猶入而愈漳北臣封可以無大耻而吾子臨公爲不
終而誠身若公之於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
效辭出而日勳何富貴則也壽天幾也奚較其少

祭吳尚書文

交似疎而感獨深。也字爲韻貫到篇末。

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旣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歐文

人卷三十一

其難得。旣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范公與公同治同難故痛獨深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八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
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
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
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讐仇謂材毀不吾傷
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
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
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榱
歐文
八卷三十一
四
傾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
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
歿也何稱奸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
無所爭自公云士謗不待辯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
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公曰於嶽南公授情公曰於善善公樹取公

公曰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八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

范公與公同治同難故痛獨深

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
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
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
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
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
斥遂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
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
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

歐文

卷三十一

五

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
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子又
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
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
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
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
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
聞尚享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
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
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
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
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
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
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
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
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享

歐文

入卷三十一

六

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
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享

祭梅聖俞文

悲愴刺骨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譚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以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

歐文

卷三十一

七

煎熬豈久事。今及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祭石曼卿文

淒清逸調

高文字

曼卿高人所不得悲涼曠遠正身祭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嶒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

歐文

八卷三十一

八

下走磷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滄者有媿乎太土之忘情尚享

祭丁學士文

悲痛慷慨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涇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蹇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

歐文

八卷三十一

九

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子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滄漣漣

祭程相公文

韻味自佳

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
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存
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祇益悲傷惟可
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
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醴
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
在門昔者樽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靈落死生

歐文

卷二十一

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

祭程相公文
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
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存
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祇益悲傷惟可
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
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醴
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
在門昔者樽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靈落死生

贈宋自封

祭程相公文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蔡公寬重正直處摹寫有生色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見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

本其頭試

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

貢士當賜第者攷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

歐文

八卷三十一

一一

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道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

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紉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卽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也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脇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

歐文

卷三十一

十二

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克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

時魯蕭簡公方叅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
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又請
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
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
蔡公也徙南京畱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
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
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
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
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

歐文

八卷三十一

十三

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
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
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
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
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
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
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
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
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

海蠻首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

歐文

八卷三十一

十四

還其家河決橫壙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其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提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駭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縉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求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收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敘事中矩矱

君諱遜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

歐文

八卷三十一

十六

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蠻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

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
取天下乃殿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
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
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
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
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溪洞諸蠻歲出
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
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
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

歐文

八卷三十一

一七

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
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
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
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
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
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
羞媿自悔稍就學間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
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

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
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惟獄當
從以其家屬託君惟獄果畱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
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獄
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
唐數上書言事得授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
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畱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
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卽聽命
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
畱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
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
死君至收其敗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
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
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歐文

卷三十一

一八

朱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頌賦雜著

會聖宮頌

借誦以感諷天子臨享此公持大體處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未安以備園
寢欲以盛陵邑之克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
萬世甚盛德也臣求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
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

歐文

卷三十二

一

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
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前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
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
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於茲十年勤躬儉
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邊豆三見於
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澗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
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願非有于戈告讓之命文移
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穀玉旅于闕庭納于廊
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

地中泱于人而外冒于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洪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旄。惟是邦家之光。祖宗

歐文

卷三十二

七

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宜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遊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爲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畱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恩。

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
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
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
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論民以孝思之誠遂
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
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
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
詩以獻闕下辭曰

歐文

八卷三十二

三

有浴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玉而喜鬱鬱蔥蔥帝懷宵旻受命我宋
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旣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後之宅旣宅且安後來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相用原迺得善地地高惟丘
迺以荆灼迺訊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

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
陶洛之土瓦不病麻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
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飾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奠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
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歐文

八卷三十二

四

跋唐華陽頌

公所誦玄宗及所論佛老惑人處本旨俱極痛快可誦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

歐文

卷三十二

五

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尤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

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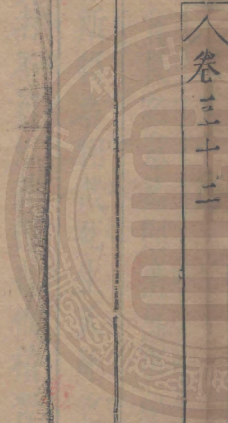
童子此何聲也故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乃在樹間余以雙管悲夫此秋聲也胡

爲而來哉恣天賦之爲賦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歛其

歐文

人卷三十二

六



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譁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

其樂其真何笑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得則

課或此皆果甚支宗皆其曠域其而又慕於彼不勝

秋聲賦

蕭瑟可誦。雖不及漢之雅。而詞緻清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歛。其

歐文

八卷三十二

七

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艸綠縹。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蕤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

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穉木黧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嘆息

歐文

卷三十一

八

憎蒼蠅賦

極力摹寫已屬透矣但有俗韻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
蚋之利背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耿
爾欲易盈杯盃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
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

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
若乃華棟廣廈珍簞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
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

歐文

八卷三一二

九

枕之一覺冀煩歎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
見缺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
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
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
巨扇揮颺或頭垂而腕脫每立窠而顛僵此其爲害
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
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
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熟羹遂卷其魄諒
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

有霑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覲。至於大戴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遣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

歐文

卷三十二

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怪竹辯

只看他空中設相相外歸空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
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
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
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
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
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
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

歐文

八卷三十二

二一

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艸死骨之有
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
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
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
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
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
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

入拓開說

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
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

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丁生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華開蛻蟬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烟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

其穴可斤求中取其長易

歐文

一八卷三十一二

十二



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謂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

亦以昔昆之階坎中之蟲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亦以昆蟲皆不可窺詰姑墜入窺其可映休置其不

雜說三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

歐文

卷三十二

十三

感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有論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歐文

八卷三十一

一四

中多近道之言

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西春以昧陰而烈晝亦四部寒暑皆出一陰而息
榮巖而不日自古以來未嘗一瞬息也長向爲婦夫
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
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
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
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
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
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
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

論尹師魯墓誌

錄此以見歐公爲文其用意如此世之覽者不之知其好譽之如彼然而公之沒且五百年矣其知公而猶未盡其所欲譽公者猶時時見之予不能無慨云

詎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畧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歐文

八卷三十二

十五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

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旣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僊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

歐文

八卷三十一

十六

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

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儻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求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

歐文

八卷三十二

十一

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歐文

七試下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于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按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於

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

歐文

八卷三十二

十九

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 ○ 讀李翱文

其結胎全在感當時事上。歸重於憤世。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

歐文

八卷三十二

二十一

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

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
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歐文

八卷三十二

二十一

知音之言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懽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篋者。簾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于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

歐文

八卷三十一

二十一

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八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

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
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
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爲
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
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
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
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
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
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
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
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
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
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
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
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
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
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
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

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
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歐文

八卷三十一

二十四上

人之至所謂與衆同其善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
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
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
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亦往往人皆有
孤辭來映韻來越琴手限難文不昧請而意昧映也

